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26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朴树见过你

朴树站在村头已有几十年了——这是从粗壮的主干推算出来的。我跟它相遇是最近的事,这之前我们距离很远处居住着,并不知彼此的存在。然而,待我回首看见它,它已是一把巨大的伞,之后才发现是两棵树合并长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相互看见,令我十分惊讶,我跟同行人说出奇,我说那树好像是紧紧拥抱着在一起的爱人。一棵粗壮高大,一棵尽显娇俏,深情款款地拥抱着、凝视着,不言也动人,虬枝缠绕,宛如手臂绕颈,相亲相爱。

那是冬天,叶落尽,老干虬枝映在蓝天下,姿态万千。可见树还是一年一落叶比较好,四季分明,骨格清奇。这是我第一次在冬日灰暗的天空下对一棵落光了叶子的树发出赞叹,这树长得太有骨气了。有的人活着只为了枝繁叶茂,有的人却活在骨头里,不言而威虬曲道劲,让人心生敬畏。单单这一树的枝丫就足够看的,折下一枝,蘸上墨汁,拍打在画布上,就是笔法老辣的画作。主体、枝丫,生长得自有章法。

眨眼间,又是春天了。叶子的出现,先是一点点新绿,宛如一朵朵绿云轻盈而雅致。风在枝叶间穿梭,绿云摇曳,竟有波光粼粼之感。没几日,叶片长大,一片片一心向上,姿态清雅,一点也不拖泥带水,更不会泥沙俱下,像香樟树那般披头散发,隐忍地只完成叶片的使命,并不会遮盖枝干的骨气。一棵树因为叶子和树枝的相互尊重和谦逊的态度,从而和谐生长,长出了不一般的气韵。树呢,是自然生长,没有被修剪,却长得无比好看,加上又是两棵相互拥抱着在一起的,总能看到郎才女貌之态。

身旁罗头埠港的河水由南麻漾而来,浜口伫立着一座已有六百多岁的延陵桥,再延展开去,就会引出王娇鸾的悲情故事。回顾南麻的历史,延陵桥以及住在延陵桥畔的宰相府公子周延章与王娇鸾的故事总会被首先提起,宛如桥上的小草,一直在随风摇曳。但更多的人是从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读到的,真与假,权当故事来读。还是来说说这个悲情的故事吧,周延章与王娇鸾是一眼定终身,恋爱的时光总是那么美好,几年飞速而过,待周延章回到延陵桥边的家里,却听父亲的话负心移情别恋了,导致王娇鸾等待无果悲愤自尽,后周延章也遭到了违背伦理道德的指责,被乱棍打死。用现在人的话说:这个故事看完,叫人一点也不敢相信爱情了。

爱情是什么,亘古不变白头偕老还是两情

当淀山湖烟波漫过玉峰山,周庄这座被京杭大运河轻轻托起的古镇,却像一卷未被拆封的典籍,在岁月长河里保持着优雅的卷轴姿态。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周庄借时间的酵母活化酝酿,有如陈年普洱,愈益醇香。原名贞丰里的周庄,得名于北宋一个周姓有功的人。此人名已无考,因官封迪功郎,世人遂以周迪功郎称之。当时恰逢灾年,周迪功郎舍其宅而建全福寺,并将庄田作为庙田。当地民众感念其恩德,便将这片田地命名为“周庄”。

踏入古镇的刹那,仿佛跌进了某位文人遗落的砚池。黛瓦白墙在水汽中洇染开来,宛如宣纸上晕开的墨痕。成片成片的明清建筑,多临水而立,各式各样的幌子在风中飘荡。一座座拱形石桥,静卧水巷之上。水巷两侧,多为碎石铺就的小径,蜿蜒绵长,曲径通幽。这一切,让你感受着什么叫“小桥流水人家”。难怪吴冠中教授曾有如此赞许,“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那些饱含岁月包浆的石桥,不再冰冷,倒像是临水轻弹的古琴,意韵悠然。富安桥的双亭恰似琴瑟,每当晨雾渐起,伴随着江南丝竹的婉转绵长,便叫人欣然将身心在此安放。据说,在桥堍下建方亭,曾是极流行的建桥风格,明代尤为盛行。如今确因仅留存一座,愈显其古老与珍贵。不过也有美中不足,那一侧的亭内开设着茶楼,本该保存一些明代遗风,无论内饰,还是茶楼布局,应古色古香才好。然,入得茶楼,我之直觉与此桥不谐,不免有些遗憾。

在周庄,最受推崇的当数“双桥”。“双桥”,被当地民众称作钥匙桥,由世德桥和永安桥纵横相接组成。二桥均建于明万历年

相悦只图一时欢愉,反正演绎到现在,动辄是网络语言,啊,真叫人不敢相信爱情了——我的“爱情鸟”死了。

谁又能想到呢,几百年之后,一个双手沾满泥巴的生活勤俭的老农民,在响应种树致富下,随手丢下两棵树苗,竟长成了爱情的样子,紧密拥抱,一生一世,永不分离。完全可以放开思维多想,树为什么会长在延陵桥边,且长成如此相爱的模样,这是王娇鸾的魂灵在歌唱吗?每一片叶子,每一根枝杈托举着爱的誓言,深情地演绎着传奇。你能想到它的隐喻吗?悲情已是过往,相爱着的树愿意把爱继续传递。

树边有一排小屋,一个四十左右的男人租住在这里。顺带做些纸管生意。纸管生意是配合纺织行业贡献出的一点点用作卷丝的小力量,五颜六色捆绑在一起,煞是好看。男人还养了一只小黄狗和几十只鸽子。狗欢腾地跑来跑去,宛如孩童。鸽子叽叽咕咕地日日私语,情话绵绵。朴树看着,总会慈爱地笑上一阵——我很断定它笑了,如果久久地盯着它看,的确能看出你想看的样子,以及听到想听的声音。这是我与朴树的交流,我在树的身上看到了眼睛、笑容。

于是,举起手机把朴树拍进手机,日日观看。总想读懂爱的语言。自然也会时不时走过去看看,就这样成了我的友人,把心占据。看它的时候也会看看罗头埠港,以及对岸的房舍,想象一下每一幢房子里的悲欢离合。靠近朴树的岸边,种植了石榴、木槿花和紫薇,一丛丛茂密极了,是护堤也可观赏。之后,便是一块蔬菜地,四月天里,身着花色衣衫的阿婆正蹲在地里种植莴苣和包菜。方正规格的种植,跟我们读书写作文一样,一排排一行行,齐整而漂亮,形容词编撰着成长与收获。但是呀,那个养鸽子靠做纸管糊口的男人突然不见了,一连多日不营业之后,门上锁了,鸽笼、狗也不见了。

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哪里又去了哪里,为什么会突然离去,像一个谜。说不定他想家了,不想再漂泊了。只是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想念起这两棵抱在一起的朴树,以及挂在朴树上的月亮。他就这样成了一个消失在朴树身边的过客。朴树看见过他,默默地关爱过他,深情的身姿悄然站立成心中的雕塑。

朴树见过每一个人,每一颗心。朴树在期待与每一个有缘人相见。以拥抱的相爱的姿态,祝福着每一个人。总有一天,你会被这两棵朴树感动而泪流满面。

间。世德桥是座单孔石拱桥,为南北走向,桥长十六七米,横跨北市河南段。永安桥为梁式小桥,呈东西走向,桥长十三四米,横卧于银子浜上。

旅美画家陈逸飞,1984年与世德桥、永安桥的邂逅,注定要成就一段文化传奇。那年,陈逸飞来周庄写生,将双桥绘成了一幅油画。1985年,此画被选为联合国首日封。周庄之门,由此大开。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想一睹“中国第一水乡”之芳容。

当联合国首日封上的双桥化作世界符号,我们不禁要问:是周庄成就了陈逸飞,还是陈逸飞发现了周庄?这座被油画推向世界的古镇,在商业浪潮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清醒。久负盛名的“张厅”,夹墙甬道依旧又窄又暗。那后院板阁下流动的水流之上,“船自家中行”的舴艋小舟,仍是旧时的模样。

最是那“富甲天下”的沈万三,再怎么精明,还是未能料到朱元璋得天下后会让他到云南充军,落得个至死未得回归之下场。空留下规模超大的“沈厅”,一任沧桑与悲凉,在雕梁花栋间,弥漫飘荡。

迷楼坐落在贞丰桥畔,话说民国初年,柳亚子、叶楚傖等人常在此吟诗作赋,抨击时政,还将在此间所作诗定名为《迷楼集》《迷楼续集》。如今,前人早已作古,迷楼那美貌的女主人亦早已不在,唯有小小木楼依然立在那儿。游人登楼时,那唧唧呀呀的声响,从陡峭的木梯上传出,似乎在向来访者诉说着自己的身世之谜。

漫游周庄,于橹声欸乃中,忽有所思,为何历代文人将江南水乡视为“人间天堂”?于我而言,周庄有如一豆灯火,点亮我内心,赠我以安详。

下一个路口

四月的夜晚,城市的温度刚刚好。演唱会散场的人潮从体育馆涌出,像一条发光的河流——荧光棒还亮着,手环还在闪烁,歌声的余韵卡在喉咙里,舍不得咽下。

随着人群移动,耳朵里还回荡着最后的安可曲。三万人的合唱刚刚结束,但某种情绪仍在胸腔里鼓胀,需要一点时间慢慢消化。转过街角,烟火气突然扑面而来。小吃摊的灯泡在夜色里连成一片,炸串在油锅里滋滋作响,铁板上的淀粉肠被压出焦脆的纹路,刷上辣酱,撒上孜然,香味粗暴地拽着人的嗅觉落地。

就在十分钟前,我还在挥舞荧光棒,跟着台上的歌手大声合唱。而现在,我站在摊前,盯着老板熟练地用竹签穿起一根淀粉肠。这种转换很奇妙——上一秒还在为某个高音沸腾,下一秒就开始认真思考“要不要加辣椒”。舞台的灯光熄灭后,生活的底色立刻浮现出来。

小吃摊的老板显然很懂这场流动的生意。他的摊位正好卡在散场人流的必经之路上,手速快,话不多,甚至不需要问顾客要什么——来看演唱会的年轻人,大多都会点淀粉肠。便宜,顶饱,还能捏在手里边走边吃。他面前摆着一桶用旧的荧光棒,大概是某次收摊时捡的,现在成了装零钱的容器。粉的、蓝的、绿的光透过塑料桶,硬硬丢进去时,会发出一种闷闷的碰撞声。

我接过淀粉肠,咬了一口。外壳焦脆,内里软糯,辣味后知后觉地漫上来。不远处,几个女孩正兴奋地复盘今晚的演出,手机屏幕亮着,是刚刚拍下的舞台照片;另一对情侣安静地分食同一根烤肠,荧光手环在腕上微微发亮。夜风一吹,歌声的余热和淀粉肠的热气混在一起,成了一种具体的、可吞咽的快乐。

演唱会是一场集体的梦。三万人合唱同一首歌,荧光棒连成一片海。但走出场馆后,每个人又迅速回归自己的轨道——有人赶末班地铁,有人约第二场夜宵,有人独自啃完一根淀粉肠,把竹签丢进垃圾桶,然后掏出手机,发现录制的视频里全是自己的跑调歌声。

我站在路边吃完最后一口,竹签上还沾着一滴辣酱。淀粉肠的饱腹感很踏实,像一种温柔的提醒:再盛大的狂欢,最后都要落回具体的生活里。荧光棒会没电,但淀粉肠永远在下一个路口冒着热气。

读小学时,学过《大理石街》,我一直记得课文的第一句是:“云南大理三塔寺附近,有个叫作础石街的地方,闻名世界的大理石就产在这里。”长大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去过云南多次,可未曾踏上大理这片神奇的土地,也未去大理石街看看。

此番陪太太回乡过年,在大别山脉一个叫白鸭山的地方,相隔十里,就能看到山顶白茫茫一片。这种印象不是第一次拥有,十年前陪太太返乡探亲时便拥有。以前,我还以为山顶常年积雪,日照金山,方有此美景。后来,经打听,我才知道那是国内乃至世界著名的白鸭山采石场。

这次,在大舅哥陪同下,我专程去白鸭山顶参观。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山上大大小小分布上百个采石场,硕大的花岗岩就像巨型木材一样,一块一块切割成片,每片重达五至十吨,整整齐齐排放在采石场内,再用重型机械运到山下。再看山下的麻溪河,泛着耀眼的碧波,静静安然地流淌,好似上苍洒落的明珠,把白鸭山点缀得更加漂亮。

采石场有大有小,每个采石场通常几十至上百米深,岩壁经过机械切割,从井底往上看,就像一堵通天的墙,整整齐齐,笔直挺拔,透过岩石带来的冷峻,让人不寒而栗。每个采石场面积有几十甚至上百个足球场那么大,采石场上摆放一排又一排我叫不上名称的重型机械,好像古代威武的雄兵陈列在此,似乎向苍天宣誓:“纵使千辛万苦,依旧要把美石采回家。”我就在想,这些机械是用什么材料制造的,怎么如此结实?能将坚硬如铁的花岗岩像锯木柴一样一层一层往下分割,确实体现了超高的现代工业制造水平。人畏酷暑,严寒与空虚、寂寞,这些能工巧匠又用什么方法抵御酷暑寒冬的考验和四季更迭的空虚寂寞,能在这样的荒野野岭年复一年地生存和工作下去?

我去过广州莲花山、十堰武当山等好多古采石场,觉得那些古采石场已经够宏大、壮观了,乃古代皇家采石场,规模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但与今天白鸭山采石场比较起来,用“小巫见大巫”已经无法形容。

查阅资料,方知白鸭山是中国最大的石材矿区之一,面积达80多平方公里,储藏量达300亿立方米,预计开采期可达百年以上。白鸭山盛产大理石,以花岗岩为主,尤以黄龙玉、芝麻白、芝麻灰、芝麻黑等品种出名。

时值春节,白鸭山上的采石场也一个个放假了,我未能与采石场的师傅们聊聊天,多少有些遗憾。只是,我能透过一排又一排开采出来的巨型石材感觉到他们在此挥汗如雨,奉献智慧,进而这些石材装扮城市的高楼、都市的广场、温馨的别墅和可人的小院,甚至变成美化环境和点缀生活的石雕、石刻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艺术品。犹记得《大理石街》最后一句是:“美是在劳动中创造的。”白鸭山一个个巨型采石场,不正体现美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伟大精神吗?

我真渴望下次陪太太回乡,能近距离与这些能工巧匠聊聊天,从他们身上获取挑战大自然的勇气和征服大自然的智慧。焉知,只有无畏无惧,而且足智多谋,才能在荒野野岭创造出人间奇迹。

开车返程时,车窗两边出现的石头在夕阳照射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此时,我所见到的石头似乎不再是石头,而是一朵朵盛开的花,它们用自己的光芒装扮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安徽合肥亦远山

白鸭山上石开花

广东东莞罗建云

苏州李云

千年周庄

泰州刘香河